

争夺欧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西线反攻纪实
(下)

[澳] 切斯特·威尔莫特 著
闻立欣 胡大庆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争夺欧洲

——第二次世界大战西线反攻纪实 (下)

[澳] 切斯特·威尔莫特 著
闻立欣 胡大庆 译

AD F62/05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争夺欧洲/[澳]威尔莫特著; 闻立欣, 胡大庆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5.1

ISBN 7-80173-346-0

I. 争… II. ①威…②闻…③胡… III. 第二次

世界大战 (1939~1945) —史料 IV. 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5715 号

争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西线反攻纪实

原 著 [澳] 切斯特·威尔莫特 (Chester Wilmot)

翻 译 闻立欣 胡大庆

策划编辑 许 明

责任编辑 杨 华

封面设计 石 洋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蓝空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48 印张 702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73-346-0/K·044

定 价 7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com



目 录

第一部分 返回的路径

第一章 孤军奋战	(3)
第二章 “大卫”和“歌利亚”	(21)
第三章 赢者的窘境	(43)
第四章 凭直觉前进	(71)
第五章 搜寻蓝图	(92)
第六章 宏伟构想	(114)
第七章 国防军的实力	(143)
第八章 “元首”准则的实践	(159)
第九章 从“摩根计划”到盟军最高统帅部	(170)
第十章 “霸王”作战前奏曲	(191)
第十一章 预测和“坚韧”	(225)

第二部分 诺曼底战役

第十二章 空降突击	(243)
第十三章 “犹他”和“奥马哈”	(263)
第十四章 巴耶和卡昂	(279)
第十五章 第一个黄昏	(296)
第十六章 争夺立足点	(308)
第十七章 集结作战	(329)
第十八章 卡昂熔炉	(353)

目 录

第十九章 “女武神”	(386)
第二十章 突破	(407)
第二十一章 法莱兹和巴黎	(430)
第三部分 通往柏林之路	
第二十二章 合围	(459)
第二十三章 罗斯福和巴尔干	(473)
第二十四章 争论	(485)
第二十五章 把握命运的时刻	(506)
第二十六章 “市场-花园”行动	(529)
第二十七章 错失良机	(553)
第二十八章 德国的复苏	(570)
第二十九章 秋季僵持	(590)
第三十章 希特勒的最后赌局	(607)
第三十一章 默兹河与维斯瓦河	(634)
第三十二章 斯大林的伟大胜利	(659)
第三十三章 最终的崩溃	(694)
结 局	(743)
附 表	
附表一：同盟国最高指挥系统（1944 年）	(756)
附表二：“霸王”作战时的同盟国指挥系统	(757)
附表三：同盟国西北欧（地面部队）指挥系统（1944 年秋季）	(758)
附表四：德国最高指挥系统（1940 年夏季）	(759)
附表五：德国西部战线高级指挥系统（1944 年夏季）	(760)
附表六：德国西部战线高级指挥系统（1944 年 9 月 30 日）	(761)

第十八章 卡昂熔炉

在设于一部篷车内的蒙哥马利战术指挥部厢壁上，悬挂着冯·伦德斯特和隆美尔的照片，心态平和的普鲁士人（Prussian）和容易激动的符腾堡人共同俯视着这个正在琢磨着如何打败他们的英国将军。每当蒙哥马利在独自思考战局和自身计划时，时常把自己放在他那两位难以预测的对手位置上，心中盘算着他们对他的作战计划所作出的可能反应。他决心以自己惯用的作战方式，迫使对手采取一种顺理成章的对应策略，同时又不易察觉出恰恰是上了他的圈套。他计划一方面摆出英军将在卡昂地区实施突破攻势的威胁态势，另一方面又决定让美军在圣洛展开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蒙哥马利说：“这个总体计划我早在1944年4月7日于伦敦就已向全体野战部队指挥官宣布过了。”但在另一方面，据艾森豪威尔、他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以及许多美国军官称，此项作战计划是在D日后差不多2周时间，英军在前进被阻于卡昂时方才制定的。那时，引用比德尔·史密斯的话说是“原有的作战计划必须要加以修改，由于德军绝大部分兵力都集中于我军东翼的正面，因此从那里实施突破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当这个情况变得明显时，艾森豪威尔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报告说：“我们的计划具有充分的灵活性，我们可以利用德军在这方面的反应，让英军在东翼对其进行牵制，美军则择机从西翼向外发起冲击。”

那么谁是正确的呢？是不是真的如艾森豪威尔在报告中所称，原

第二部分 诺曼底战役

本考虑让英军向塞纳河方向突破？邓普西是否已兵败卡昂城下？蒙哥马利是否被迫改变计划？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能根据战后所公开的文件或回忆，而应去研究蒙哥马利在 D 日之前和登陆最初几周所发布的命令和声明。

在 D 日之前数周的 4 月 7 日，在谈及有关英军所担负作战任务时，蒙哥马利曾用下列的语句加以说明：“英国第 2 军应在奥恩河以西地区发起进攻，向南及东南方向发展以期攻占机场，并且在美国第 1 集团军攻击瑟堡时为其提供侧翼的掩护作战。在随后的行动中，第 2 集团军应向左面旋转，全力阻止德军从东面向已为我军所占领的区域发起进攻。”在对这项任务的意义进行评价时，他又强调：“在面临后勤方面的问题上，两军是完全不同的。作战计划中所规定英军与前进基地之间的距离比较短，而美军则首先就要迅速冲向瑟堡，随后再调头挥师南下，去攻占南特（Nantes）和卢瓦尔河的港口。”^①

正如蒙哥马利所理解的，滩头攻击行动仅仅使他站在了法兰西大门面前的石阶上，他还需要破门而入，而进入法国的方法，或是从卡昂附近的“折叶”处踹开大门，或是干脆把门劈开强行闯入，再就是通过在西诺曼底海岸巧妙施加压力，让这扇门轻松地开启。他不赞成前两者的强攻和消耗战的方式，他选择了第三条途径，不过预料之中的危险则是，会给德国人增加一个实施反冲击的机会，若要排除这样的压力，除非能够把德国人的力量都吸引到“折叶”附近的地区，同时又把盟军的主力部署在攻击的另外一端。这样，只要大门被推开，盟军的机械化部队便可从门缝挤进去深入到敌人后方，而此时德军主力部队却还在卡昂附近，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

这个战役发展的计划是“纯粹蒙哥马利式”的，并且与其在掌管作战责任之前的原计划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COSSAC 计划”设计师注意到奥恩河以西险恶的地形难以发动攻势，因此主张英军向卡

① 这段文字摘录自蒙哥马利在此次会议上的讲话。他的计划是在美国人抵达阿佛朗什—栋夫隆一线和向前闯入布列塔尼和卢瓦尔河谷之前，英国第 2 集团军不急去进占莱兹。——作者注

昂—法莱兹平原方向实施突破。他们还主张，美军在到达阿弗朗什和栋夫隆（Domfront）时，英国和加拿大部队也应推进到特鲁维尔—利雪—阿朗松一线。而蒙哥马利则认为这个计划将桥头堡拓展速度估计过快，在东面方向上超出了20~30英里，因此他把进攻线在位置上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标定为阿弗朗什—栋夫隆—法莱兹以西—阿让瑟（Argences）—卡堡（Cabourg）这样一条战线。实际上这已经明显地表露出，他并不想在东面侧翼实施突破，甚至连地盘也不想多占领。



卡昂战场上的一对“老冤家”，隆美尔（右）和蒙哥马利。

虽然如此，此项作战意图还是——或肯定是——被小心地保留了下来，因为原计划的起草人正是现在仍担任着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副参谋长的摩根，他本人也在继续维护着已被否决的自己的计划。摩根最钦佩的人是艾森豪威尔，他时常对人说：“有个人是上帝所赐予的，他的名字叫艾克。”他最厌烦蒙哥马利，并认为对左翼行动的压缩之举，足以说明蒙哥马利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守势心理”，而且一有机会就要围绕这个话题发表意见。

由于摩根是原始计划拟定人，因此在最高统帅部里人们都将他视为惟一的行家，他“从卡昂突破”的理论也得到了副总司令的赞同。

第二部分 诺曼底战役

特德对蒙哥马利个人并不抱有敌意，但他却与摩根都认为蒙哥马利过于谨小慎微；还有利-马洛里，他特别关注对卡昂东南面飞机场的占攻。两位资深英国空军将领都抱有这样的主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艾森豪威尔和史密斯也把卡昂作为主攻方向进行考虑了，再进一步，人们会错误的以为这也就是蒙哥马利的想法。

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如此容易地接受了这个观念，是因为此举与他的战争观是相符合的。他在军事思想方面与大多数美军将领一样，都持有一种“始终向前”和“积极进攻”的作战理念，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都要在无时无刻地保持进攻状态”。如果在他的部队中的任何一个重要部分未取得相当的进展，那么这会令他感到非常不快。就像马歇尔一样，他也提倡正面进攻，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他的信心是建立在拥有优势兵力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优势的获得，按他的看法是要依靠一个良好的补给体系，这是一种能够集结起足以可不去对敌人的反抗加以理会的实力。

6月中旬，当卡昂尚未攻下时，艾森豪威尔便开始担心集结进度似乎仍然不足以建立这样的优势，因此盟军有被困在桥头堡内的危险，他主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应该是，在现有一切战线上发起持续不断的攻击行动，使德军在战术层面无法维持一个稳定状态，以此达到逐渐消耗敌人实力、最终将其击溃的目标。

消耗的策略是蒙哥马利所一向反对的。他虽然也认为必须首先具备优势兵力方可进攻，而当他在实战中缺乏优势的兵力时，他绝对不会采取攻势行动。但是，在如何建立这种优势兵力通径和如何发挥这种优势的方式上，他却与艾森豪威尔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见解。蒙哥马利认为，应设法迫使德军在防御作战中分散兵力，最好是让德国人把兵力集中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造成其在排兵布阵方面的失衡。但后者却隐含着一种危险，即敌人很可能会利用集中的兵力来阻挠他实现计划，除非在有可能遭到敌军威胁的区域，都设有完备的防御措施，这就是为什么要始终掌握有足以使敌人战场平衡无以维持的优势兵力的道理。在拥有了这种必要的战场相对优势后，蒙哥马利的意图并不在于展开一次广阔正面的进攻，他所要做的是集中全力去攻击一个点，

纵深突破并切断敌军战线，使其无法再次站稳脚跟以重新组织另一道防线。

蒙哥马利更关注的问题是使德国人在战略层面丧失平衡，而不只是在战术层面难以维持稳定。以他的观点看，德军据守地区的工事如何坚固，根本就比不上兵力全盘部署重要。蒙哥马利无意把德军逐回到塞纳河一线，他要在诺曼底地区围歼德军，使他们不能挡在盟军向“第三帝国”本土进军的路途上。

蒙哥马利在对自己主要战略目标追求的问题上是从不犹豫的，但却时常变换实现目标的手段。不过，在战后，面对来自美国人的不断批评，蒙哥马利极力为自己辩白：“6月至8月这段时期的作战行动均是按原计划方案发展的！”这样的声明对于他自己是有失公平的，因为他军事方面的才能，正是在于有限战场情况难以捕捉的变化而随时找出对应的策略，诸如恶劣的天气，希特勒严令死守的方针，以及英美部队局部的战术失败和前进停滞等。

登陆伊始，蒙哥马利就对第2集团军在完成“保护和威胁”使命方面的能力抱有信心，他认为从一开始应立即占领卡昂东南地区，在第一周里，由于隆美尔将手中全部装甲师都投入防御作战，因此要攻占卡昂就变得十分困难了，同时又由于德军装甲部队被大批地牵制在那里，因此也使得攻占卡昂的必要性有所减少。这样，尽管蒙哥马利于6月8日命令邓普西全速前进以夺取卡昂，但当他意识到要完成此项任务则要以邓普西在实力上大受折损为代价时，便立即修改了命令。蒙哥马利虽急于占领卡昂，但他所能承受的代价却是有限的，他并不愿意看到第2集团军的实力遭到过分的削弱，进而失去这支部队对巴黎地区所构成的威胁。

在如此情形下，攻占卡昂东南部的惟一理由，便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机场。关于这个问题，蒙哥马利与空军将领在看法上从未取得过共识。在D日之前很久的一次计划会议上，利-马洛里曾强烈主张“第2集团军向东推进的行动应比现有的计划更为提前”。对此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吉冈德代为回答称：“总司令并不打算这样做，因为他认为敌人有将兵力都集中在这一翼的可能。”

第二部分 诺曼底战役

这种可能变成现实的转化发生在入侵行动的第一周，以至于蒙哥马利在实现计划命令过程中遭遇困难的战略形式过早地出现了，这就使第2集团军毫不延误进占卡昂东南机场地区的行动难以实现，当然也不能如利-马洛里的愿。在蒙哥马利看起来，英格兰现有的机场，再加上6月21日之前在诺曼底地区预计可以控制的15个机场，已经足以使战术航空兵（Tactical Air Forces）对登陆部队提供所急需的保护和支援。虽然空中攻击行动在规模上或许达不到如利-马洛里所期望的那么大，但是德国空军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在空中的活力。卡昂地区的机场对于蒙哥马利而言，充其量不过是个手段而已，并不是目的。从陆上作战观点看，对空中支援的要求也不是十分的迫切。这样他就必须对现行作战计划进行修改了。

这种观点招致了利-马洛里和英国第2战术航空兵部队司令阿瑟·康宁汉上将（Air Marshal Sir Arthur Coningham）的反对和怨恨，因为在这两位看来，要求得到更多的机场仿佛是他们的一种权力，而蒙哥马利理所当然对此予以满足。空军采取这样一种态度，理由固然有希望在这场大战中作出更杰出表现的成分，但也还另有原因。尽管皇家空军已经取得了无可比拟的成就，但在作战过程中依然被视作是一支“资历较浅的勤务部队”，因此总是念念不忘并且急于为自己的军种争取到平等和独立的地位。按康宁汉和其他空军人员的看法，蒙哥马利在对待“卡昂机场”的态度上，只能是更进一步证明了在陆军眼中，空军被认定就是个“辅助兵种”。

蒙哥马利和康宁汉之间的个人恩怨使这种摩擦更趋加剧。在阿拉曼时，这对陆军—空军联合司令合作得很好，但他们的“蜜月期”在向的黎波里的进军途中结束了。由于战役所具有的性质，蒙哥马利必须要时常亲临前线，并且还要长期住在他位于的黎波里的前进指挥所里，而在大部分的时候，与空军打交道的事情都留给了他手下的参谋们。如此一来，他似乎把空军的指挥官——康宁汉及其后任布罗德

赫斯特 (Broadhurst)^①——视为顾问，而不是平等相待。这是一场他个人的作战，他们只不过是为他提供支援而已。而他为了个人知名度的提升而增加第8集团军荣誉感的做法，则更是为人们所痛恨。这样的不满情绪在蒙哥马利于1944年返回英国后有增无减，这都因为是他——而并非是康宁汉——在接受公众的欢呼和崇拜，英国的民众一致向第8集团军及其英明的领导者致以敬意，但几乎没有人想到同样在沙漠中作战的还有康宁汉和他的空军。对此，康宁汉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并且终于在一次与随军记者谈话时迸发了出来：“总是有什么‘蒙蒂 (Monty)^②的军队’、‘蒙蒂的胜利’和‘蒙蒂的又一次攻势’这般话，你们从未讲过‘康宁汉的空军！’”

既然知道康宁汉是如此的敏感，蒙哥马利的聪明之举应是采取主动去消除误解，但是不然，当总体计划方针确定下来后，为了“提高士气”，蒙哥马利便又开始进行他那种被空军视为旨在以个人出风头为目的的部队视察活动，并且再次将他的参谋长德·吉冈德留下来，负责与空军方面的协调工作。蒙哥马利很少出席会议，而当他认为有必要直接与空军进行相关交涉时，又总是以利-马洛里为对象。严格说来这也并没有错，但他在做法上却欠缺高明，若不是德·吉冈德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从中进行协调的话，对于联合作战计划的执行必定会造成不良后果。如果蒙哥马利能够在争取空军合作的工作方面，也如同在接受部下爱戴和公众拥护方面那般用心思的话，他将会成为一名更加成功的军事统帅。

这种发生在人事关系领域的冲突，如果未对诺曼底作战造成实际的影响，那么也可以避而不谈了，但康宁汉却认为他自己才是“空军的总领队”，为此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试图改变陆军的战略，以适应空军作战的要求。正因如此，他认为进占卡昂机场未果实际上是对他个人机会的一种剥夺，并由此在空军和艾森豪威尔的最高统帅部

① 空军少将哈里·布罗德赫斯特继康宁汉之后指挥沙漠空军部队，以后又在诺曼底指挥英国皇家空军第83大队。——作者注

② 蒙哥马利的昵称。——译者注

第二部分 诺曼底战役

中，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游说团”，他们力主在卡昂进行突破，而这将会给蒙哥马利的总体战略计划实施造成相当的妨碍。

6月23日黄昏，德国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长豪塞尔（Hausser）向第7集团军司令多尔曼报到，他麾下令人生畏的党卫军第9、第10装甲师，曾于4月间成功阻止了红军在特诺波尔（Tarnopol）的攻势，现在他奉“元首”之命转赴法国，准备一举将英国人赶下海峡。豪塞尔说，他这支部队的首列火车是在6月12日那天驶离波兰的，4天后到达法国洛林（Lorraine）便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再往前方的铁路已残破不堪，无法承受繁重的运输任务。这2个党卫军装甲师在公路上经过400英里的艰苦行军后抵达诺曼底，直至25日才完全进入到阿朗松附近的指定集结地。这个局面让多尔曼感到非常的头痛，因为他知道，那场大风暴所赐予他的喘息时间已所剩无几，英军正加紧准备对卡昂的进攻，而在他这方面，除了希特勒所指定的向巴耶发动反攻的部队外，就再没有任何的预备队了。

时光流逝的速度比多尔曼所担心的要快。盟军情报部门注意到党卫军第1装甲师已通过了巴黎，党卫军第2装甲师也进抵圣洛，而豪塞尔的装甲部队又在南锡（Nancy）和迪（Duc）的公路上运动。虽然恶劣的天气使空中侦察效果有所降低，但被占领区的抵抗组织和盟军间谍却在密切监视着通往诺曼底的每一条道路，从他们发回的情报中毫无疑问地显示出，隆美尔正在倾其全力在集结力量。蒙哥马利的战略设想若要得以顺利展开，那么布雷德利在月底发动从科唐坦半岛底部向南的攻势之前，邓普西就必须要把一部分德军兵力牵制在卡昂地区的战斗之中。因此，即使是天气依然没有好转，弹药补给也比规定时间晚了5天之久，英国第2集团军还是定于6月26日在卡昂西面发起攻势。

在这个计划中，奥康纳率英国第8集团军从蒂里和卡昂之间发起主攻行动，第15“苏格兰”师（Scottish Division）在奥登河对岸占领一个桥头堡，而后再这条河流与奥恩河之间的开阔地区建立起一个坚固的基地。在第43师协助苏格兰人巩固战果之时，第11装甲师应

向东发起攻击行动，越过奥恩河，沿卡昂至法莱兹的公路，在布里特维尔与布格比（Bourguebus）之间的高地建立阵地，这样卡昂战区便被包围住了。此时第1集团军应向卡昂城西的卡尔皮凯机场发动进攻并将其占领，同时还要从奥恩河东岸的“空降桥头堡”向南进攻，以增加对卡昂的压力。为了给奥康纳的攻势作准备，英国第30军编成内的第49师应在前一天攻占罗蕾山岭（Rauray Ridge），以屏护第15“苏格兰”师的右翼，此后第30军便要通过努瓦埃（Noyers）到奥内（Aunay）一线南攻。

攻势开局不利。厚重的浓雾使前进受阻，时至6月25日黄昏，第49师距罗蕾山岭还有1英里，一整夜的瓢泼大雨使奥康纳在天明之前便接到了空军方面发来的消息，说由于气候的原因无法出动。这样他左翼的德军据点就不能指望空军去加以摧毁了。虽然如此，他还是接到了发动进攻的命令。因为要想阻止隆美尔的攻势，蒙哥马利一天的时间都不能耽误。

26日黎明后的2小时，第15“苏格兰”师与第31装甲旅协同行动，在阴霾的天色下投入首场战斗。在他们的前面，是越过潮湿的麦田和湿漉漉的树篱的德军弹幕射击，一片宽阔的雷区挡住了坦克进前的路线，但是那些不屈不挠的步兵还是冲过了卡昂一带里的公路，并攻入围绕在库克斯周围的一些小村落。第11装甲师的1个机械化纵队以那里为起点线，发起冲击奥登河桥梁的行动。库克斯郊外遍布的反坦克雷区加上炮火和村中瓦砾，使英军装甲部队推进受到阻滞，同时也给了德国人喘息的机会。库克斯以南地区已陷入火海一片，在那里坚守不退的党卫军第12装甲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英军装甲部队的进攻不久便被阻止了。下午将近过半时，第15“苏格兰”师的预备旅向前推进，试图扫清通往奥登河的道路。本轮攻击行动在滂沱大雨中展开，所有穿过雷区的道路都泥泞不堪，造成支援作战的部队难以行动，这次新攻势在右翼被据守罗蕾的德军所阻止。但在左翼挣扎中前进的苏格兰人终于到达位于科勒维尔处卡昂—博萨日的铁路线。这里距上午的攻击出发地有4英里，而距奥登河则还有1英里的路程。

第二部分 诺曼底战役

这是英国人在当天的进攻行动中所能达到的极限距离，但这已足以使迪特里希向上级发出增援的请求了。那天晚上他向多尔曼报告：“如果今天夜间还得不到援兵的话，那么将难以阻止敌军从库克斯两翼的突破行动。”随后他得到了从党卫军第1装甲师抽调2个营援兵的许诺，但部队却因缺乏油料而被迫停留在图伊阿苏附近动弹不得。在25日那天，迪特里希也曾向党卫军第2装甲军提出过增援的请求，但隆美尔坚持要这些部队在当日夜间移至科蒙西面集结，为向巴耶的攻击行动做准备，直到英国军队的攻势愈演愈烈时他才作出了让步，在6月26日夜间发布了“凡豪塞尔将军所能集结的部队都必须投入到战斗中去”的命令^①。豪塞尔自己的部队并没有投入战斗，但他从突破点的两翼的2个装甲师（第2和第21装甲师）中各抽调了1个坦克营，而党卫军第2装甲师则从圣洛战线上抽出了1个战斗群，再从与美军对阵的部队和奥恩河以东地区调出2个迫击炮旅提供火力支援之用。

不过时至6月27日早晨，德军指挥官们对于英军并未趁黑夜发动进攻之举感到了惊异，他们在相互庆幸取得了一次“极好的防御性胜利”。迪特里希在报告中说他要投入“80辆坦克从库克斯发起一次反击作战”，因此豪塞尔奉命不得向奥内北移，以为原定的巴耶计划做准备。

但德国人的乐观情绪来得太早了。他们发动的装甲部队反击行动，在“苏格师”的反坦克炮和火炮的打击下濒于崩溃，这支劲旅依然屹立在自己的阵地上。这次反击行动不会阻碍第49师占领罗蕾，也不足以对奥康纳跨越奥登河的行动形成牵制，这条河上的一座桥梁完好无损地落入英国人手中。到6月28日上午，英国第11装甲师已经渡过河面并展开了向正南方向的挺进。

^① 据第7集团军6月26日晚21时的电话记录，隆美尔司令部的记载显示，党卫军第1装甲军在6月26日这天所拥有的实力，为114辆“豹”式坦克和200辆IV型坦克。自D日始，全部的装甲师都被调去参加反击英国部队的行动，有232辆坦克被击毁或丧失战斗力，但没有装甲师被投入到反击美国部队的作战中。——作者注

这个进展使德国第7集团军司令部里的惊恐气氛骤然增加，多尔曼于6月28日晨发出命令，要“党卫军第2装甲军务必立即肃清突入库克斯以南的敌军”，但由于此时进入阵地的部队仅有党卫军第9装甲师，因此豪塞尔主张在随后2天内应暂且采取防守态势，待兵力集结完毕后，再从两翼一举发起切断英军进攻走廊的行动。但多尔曼却不敢再等待了，他现在已处于惊慌失措状态之中，因为此前希特勒下令就瑟堡失守问题对他进行军法审判，而这意味着什么样的结局是可以预见到的。多尔曼的精神彻底崩溃，并随后在那个上午告别了人世^①。多尔曼的死立即在指挥体系方面造成严重的危机，因为此时冯·伦德斯特和隆美尔正在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出席希特勒召开的军事会议的途中。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三位最为关键的指挥官都不在诺曼底战场上，因为没有人能够对多尔曼去世前所发布的命令进行修改，所以豪塞尔必须要马上采取攻击行动。

不过，豪塞尔执行命令之举却为英国人的行动所阻止，他们为拓展突入走廊而发起了持续不断的进攻，“苏格兰”师在奥登河以南成功地占领了一座完好无损的桥梁，不过所有试图与北岸进行连接的举动却均遭到了失败，德军在局部反攻行动中取得一些小范围胜利，不过尽管在这一天之内就已经将6个装甲师调入战场，结果却并未能形成一次大规模的反攻态势。时至黄昏，邓普西意识到德军在反攻中已动用了战略预备队，因为他在战场上发现了党卫军第1、第2装甲师的部队番号。此外，据盟军的空中侦察报告，整个白天，在通往奥恩河谷所有道路上都有机械化纵队在不顾一切的向前行进，高射炮火和战斗机对地面行动的干扰也比以往更加密集。

在这种战场形势面前，邓普西认为在奥恩河尚未巩固于奥登河以北的阵地之前，不应做逾越奥恩河的企图，因为那个地区的战场走廊宽度不超过1.5英里，而为奥登河提供补给的唯一通道又始终处于敌军炮火威胁之下。在这块区域里，由于德军在塞普至库克斯的山岭沿线

^① 德国方面并未对多尔曼做出过自杀的暗示，据他的参谋长伯姆塞尔说“他是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在浴室里的”。——作者注